劉繼莊先生廣陽雜記

劉繼莊先生廣陽雜記卷之四

舟過中湘石頭洪涵齋立鷁首呼予出言此地偽周甲五百人駐此、以絕其糧餉、有舟過、以巨炮打之、後遠孤軍不能久駐、即撤回、今其上猶有寨基存焉有石灘橫截江中、曰過江龍、其上為柘樹市、

德山在常德、龍潭在澧州、溈山在寧鄉、德山溈山今日規模尚在、

○何楷字玄子、思文時晉彈鄭飛虹、并及賜姓、玄子歸為盜所傷截其耳、人云鄭氏使人為之、何鄭自此為世仇矣、後賜姓據廈門、有人來閩、玄子少補之其弟三子常涕泣而諫其父、人皆知之、玄子死、二公子為ク姓所禽置之獄中因曾勸其父也、得以

不死勒令造鐵甲千二百副而後釋之比校時曾受刑杖去于

著有周易訂詁奇書也

○鄭飛虹幼姣好其父為府吏特知府蔡善縫園有易支樹飛虹同其弟自牆外以石打易支誤中善縫之頭善縫怒呼其父于至一見飛虹而怒解後飛虹承其後母某氏其父欲殺之逃往海盜李旦舟中有寵于旦旦死欲置主卜之于神飛虹十卜皆吉遂立以為主其弟莽二名之豹梟勇絕人遂雄踞海上弟之彪後改名鴻逵

楊晉叔夫人鄭氏也父名鄭義與陳秀皆飛虹同事人鼎足而立者也後不相歸能識後皆世襲精奇尼哈番夫人因長沙之亂合家避居于官山四王兵至搜山家人皆走夫人獨不去自

縊死後晉叔于星沙大作佛事以資冥福僧以旛往官山招魂有鳥如燕而長尾隨旛飛至星沙棲庭樹上每旛繞壇鳥輒隨旛飛禱畢復棲樹上凡三日夜佛事既畢化紙送佛訖即飛向官山而去夫人平日事姑事夫恭謹備至宜乎有此靈異也涵齋嘗為之立傳

王明亦閩人在廣西提督馬雄標下為參將孫延齡之攻柳州雄數敗雄素輕明茲忽自薦請以三百騎往衝其營雄初不許後聽其以百五十騎往衝延齡營四層而返不失一騎延齡自此不支而明聲震粵西矣

李卓吾晉江人為府前李氏與林氏同宗蓋其祖本姓林也故泉人有林李同宗之說今李厚庵乃其族人也

○賜姓攻金陵之前經營海上舟泊羊山山在普陀之東有雞山羊山雞山一山皆雞羊山皆羊也其地有龍不可泊賜姓曰吾有命在天龍何能為事苟可成自有百靈擁護不成死此耳舟泊金鼓作龍起震盪見紗帽紅袍人揖賜姓上小舟風吹小舟上岸得不死舟覆甚衆精鋭十喪五六矣

世廟時有呂四官以力鬪為暴于鄉不容于閭閻走海上引倭時入寇四十餘年後年八十矣更來閩省其父母墳墓人皆不識曰吾呂四官也流寓他鄉久今暫一歸省耳鄉公人亦不敢蹤跡之

衡山之大堡烟火七百○八處行蹟之市井也

柚出閩廣蓋橙類大如巨升色黄如梨桑柚一曰櫞亦曰條唐

本艸曰壺柑食性曰臭橙亦曰生欒李時珍曰柚色油炎其狀如卣故名壺亦象形今人呼其黄而小者正此意也柚樹葉皆似橙其實有大小二種小者如柑橙大者如瓜如升有圍及尺餘者亦橙之類也今人呼為朱欒形色圓正都類柑橙但皮厚而粗其味甘其氣臭其瓣堅而酸其粤甚香南人種其核長成以接柑橘云甚良也爾雅有櫠音廢郭璞云櫠大柚也范成大云廣南臭柚大如瓜可食其皮甚厚染墨打碑可代氊刷且不損紙也爾雅亦曰檟音賈列子云吳越之間有木焉其名為櫾碧樹而冬青實丹而味酸渡淮而北而為枳廣雅謂之櫾柚櫾亦柚也皆此物耳予在衡州時買而食之亦可口也

予在衙署中度歲日閑堂中競擲陞官圖嘆笑不知此中有何

意味、而諸公聽之至此、予欲取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之選舉職官、各為陞官圖一紙、陞官圖說一冊、置學舍中、節日暇時、稍餘課畢以此消遣、久之而歷朝選舉職官考課銓選之法、皆了了矣、亦讀史之一助也、賢于博弈遠矣

癸丑年工部題清河縣仲家莊閘、迤下陶家莊地方、建一石閘、估計銀三萬四千九百二兩零、此閘與仲家莊相去不遠、今該閘官就近兼管、新建閘擬名康濟、仲家莊石閘改名廣濟、奉旨依議

舊春上元、在衡山縣、曾臥聽采茶歌、賞其音調、而于辭句懵如也、今又衡山、于其土音雖不盡解、然十可三四、領其意義、因之而歎古今相去不甚遠、村婦稚子口中之歌、而有十五國之章

法顧左右無與言者、浩歎而止

川陝總督佛倫等奏弟四疏、謹陳潼關收糴米糧請勅鄰省督撫動帑招商販抵關亟濟被災兵民事、戶部議于潼關地方選委賢能道廳等官、酌動捐納銀兩隨米價消長收買、再令直隸山東河南山西湖廣五省督撫、各動庫銀十萬兩招殷實商人給發、令于糧賤處、無論米穀麥豆收買抵潼關糶賣、其多出利息不計、止將原給本銀收取可也　旨依議

紫庭家廢書畫甚多。委積壁角。以飽蛇鼠耳、虞臣取而裁之、製成研匣一、傅會之以膠漆、飾不可得、即以油紙飾其外、下藏小匣、可以貯墨、函蓋相稱、廉隅端直、儼然成器矣、自此與吾周旋、晨光夜火、形影相接、又不知其歷幾年月也、夫天下之良材佳

質委之無用之地者不知何限念之惘然

川陝總督佛倫奏欽奉上諭將西安納米事例移在商州捐納而西安在于司庫止令捐銀但捐納米石數目如仍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後十分之數每石折銀六兩捐納恐數多而捐納者少將請西安捐納仍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前以十分減四每石折銀六兩准于西安司庫捐納至于商州既通水路其捐納米數應照三十一年八月以後之例在西安則納銀者衆而商州得以積貯米糧矣

工部題請　昭陵殿傾　請重建造　旨依議

山西巡撫葉題欽奉　上諭截留漕糧二十萬石分貯秦晉蒲州等處布政司舒書倆兩省之員在孟津等處公同解米運至

觀音堂交晉接運、兩省官員于潼關蒲州等處公同解交、先將秦省應貯之米十萬石、于十二月初三日運至蒲州等處、同豫員交兑取獲秦晉貯米之韓城朝邑華陰潼關衛並晉省貯米之蒲州榮河臨晉各收米、實收詳報、

東壩有上下二壩、上壩地名廣通鎮、有小石碑、言地古名銀林鎮、初築隄以障水易今名、其地四通八達、東至鄧埠無錫、西至高淳蕪湖、南至廣德思安、北至溧水江寧、南至溧陽宜興、東北至金壇丹陽、西南至寧國、西北至太平府、向無此壩、宣歙廣德建平諸水、一由蘇州出劉家河、一由吳江出松江入海、洪武初水没吳中田禾、戶部題請築壩、引水由太平蕪湖入于江、遂將高淳黃池一帶田没成湖、其地糧稅加派于蘇松二郡辦納、案

此壩顛末尚未究悉、當于地志暨、實錄中攷之

梁山即所謂天門山也、二山横截江中、東西對峙、正當采石西南、天設此山為金陵門户、驛路江邊、如二鐵虎、隔江耽耽相向、山上長松古柏鬱然、參天、山後人家參差隱見于松柏中、風帆盤于兩山之間、予以、玻璃鏡照、毫髮皆見

采石鎮閭閻相接、不下萬家、臨河人家隙地皆接以白石欄楯、壯麗如畫、此天下所無也、

立人言、江行順風至六百里、則釘板俱熱、不可復行、行則虞其敗矣、虞臣未信其理、予為之往復推論、始得豁然、

采石磯有燃犀亭、晋温嶠然犀照水處、此事史載甚詳、予嘗思之不得其解、古今相傳如此類者多、皆别有其故、非好學深思

若未可與共商此事也
采石磯臨江有三元洞、在山半石壁中、下瞰大江、土人施木架閣于洞穴中、供大悲尊像、顔曰妙遠、有巨鼠數千、穴石壁中、游人來、僧擊壁呼鼠道人、鼠應聲出、不畏客、以飯飼之而去、蓋人無害鼠之心、故鼠亦不懼也、唐人詩曰、童子亦知善衆生無懼心、悠々可思、昔錢龍女嘗為予言之、而吳游亦曾阻風過其地予入楚時、嘗至其洞、見牕几蕭然、萬里江流、横過窗下、佛前鐙火熒々、老僧正在定中、令人蕭然畏仰、其地雖衝途、而往來過客、以阻風故、多來訪之、非真阿練若也、予問鼠道人安否、僧曰前年有客放爆竹驚之、今不至久矣、可嘆也
高孔霖有穎土風物記一書、約五六十葉、記穎上風土人物甚

詳、其輿地攷之二十一史及方輿紀要皆有原委、

孔霖所作五言古詩偪真唐人歎此調今人不彈久矣、李子麟曰唐無五言古而有其五言、古斯言一出而世皆趨漢魏、遂不復見唐五言古矣、哀哉

王望文扇頭有崔兔牀詩先生的筆也、學道人同霹靂居電光轉處一身餘戰爭文字秋墳骨見為神仙榻素書、一囊閣稽印樣子殊罡風振厲佇時無困綠隨安罡風轉、大笑攜燈照暗衢、二 嚴冷人難浪得名、浮雲久謝大虛爭、但尋寂寞山川裏、定有漁樵掉臂行、三 大事雖明心正哀、能明此事慎旃哉、人生共許生悲仰、何用閻羅對面來 四 蓮花火裏門新妝、白日看天不用忙、自有何師家具在碎揉磁枕飽黃粱、五 雲內雄雞叫五更、孤

懷如月向誰明，秦家驚鏡無年月，蕭散而今子晉笙

望文又誦兔林題燕，子磯一絕云，大江晝浪鼓溟晉，石上苔花

繡幾層，燕子不來今又去，郎堪西望是金陵，久不見先生詩，舉

目所見皆青憐，傾耳而聽皆鬼嘯也，見此如睹青天而聞霹靂

星維言有婦人患小腹中痛，氣衝上不寐臥，百藥不效，已骨立

矣，有吳人診之曰，此乃經時不謹所致，用白芍二兩，香附一兩，

豬外腎一對，煎湯，滑石白礬各五分，共為末，以豆腐衣包之，煎

湯送下，下黑血甚多，一劑而瘉，亦異方也，

龔首驂夫人，病頭風已數年矣，每發時痛欲死，骨節間格格有

聲，已壞一目，而痛不止，今發愈甚，延予入內診之，予曰是不難，

一劑可瘉也，出定一方，用酥炙龜板二錢，麻黄一錢，藁本一錢，

甘州五分後、更為定一方、用何首烏、苡仁、牛膝、今服二劑而瘉

望文詞闇古、古聘陳伯史詩、海上生還九死餘、老親未葬故鄉躇、絕無世上彈冠想、徒有年來卻聘書、伏臘不聞新海湖、湖山猶伴舊樊漁、侍郎若問田園事、先帝邱陵亦已虛、

予儒言明末高郵有袁體庵者、神醫也、有舉子舉於鄉、喜極發狂、笑不止、求體庵診之、驚曰、疾不可為矣、不以旬數矣、子宜亟歸、遲恐不及也、若道過鎮江、必更求何氏診之、遂以一書寄何、其人至鎮江而疾已愈、以書致何、何以書示其人曰、某公喜極而狂、喜則心竅開張而不可復合、非藥石之所能治也、故動以危苦之心、懼之以死、令其憂愁抑鬱、則心竅閉、至鎮江當已愈矣、其人見之、北面再拜而去、吁、亦神矣、

予寓維揚時聽望文談崔默庵醫學默庵太平縣人余寓白雲觀時閑鄰一庵數道其人述其醫多神驗而望文嘗從之學醫有著疫流行與傷寒不同方論一書實前人所未發有一少年新娶未幾出痧徧身皆腫頭面如斗諸醫拱手延默庵診之默庵凡診一症苟不得其情必相對數日沉思數問反覆診視必得其因而後已診此少年時六脈平和惟少虛耳驟不得其故沉思久之肩輿遠道時已飢餓即在病者榻前設饌對食見病者以手擘目看其歆啖蓋目眶盡腫不可闢合也問曰女思食否曰甚思奈醫者皆戒予勿食何也崔曰此症何礙于食遂命之食而歆啖甚健愈不解久之視其室中牀榻桌椅舉室皆新漆氣薰人忽大悟曰予得之矣亟命別遷一室以螃蟹數斤生

擣備數體上、不一二日腫消疹見則極順之症也、蓋其人為秦所咬、他醫皆不識云

崔默庵論疹症曰、今人治疹、率用升麻葛根湯、使其毒氣盡升頭面後多難治、戒升麻勿用、多用葛根及橫解之劑、少加桂枝、令其毒氣散于四肢、即險逆之症、亦可為矣、其治血熱之疹、用蘇木三四兩、濃煎一碗頻服、用之無不應手愈、一婦人患眼症、用大黄四兩、酒煎少許服之立愈、此等方法、皆能益人神智、故備記之

張枚臣武陵人、諱錫信、其尊人弘載先生諱嗣堤、初任無為州同知、甲寅隨征、授福清縣丞、與戴文開為中表兄弟、文開以攻之學、未得之弘載、枚臣令祖少室先生與孫大東同事、少室先

壽生、字惟照、少室其別号也、仁和縣籍、由材望天啟六年四月授守備、陞廣東游擊、奉命取西洋大砲、製造施放、崇禎辛未計功陞參將、又陞江東副總兵、又生大淩河總兵印總兵左府都督同知、賜蟒玉、又調山東、壬申七月二十三日、登州失陷、殉難、

子麗扇頭有黄自先詩五首、甚佳、録之于此、薊北重陽雪已飛何人蕭颯不思歸、風號萬里寒吹角、月霽千門亂擣衣、秫酒桑糕香野店、蟹螯穎菜薦魚磯、送君引我家園夢、惆悵西山黯淡暉、一憐君廿載歷風塵、落落何求獨此身、元亮歸來㘴傲世、汲鴻熱處不因人、豹辨自信應能變、龍性難云尚未馴、別去試觀東海上、狂波不動日華新、二 日暮雅羣集禁園、天南孤雁獨高騫、歸從執路經淮海、遊待来春過太原、韓信祠荒秋短草、武侯

廟拱塞長垣，臨岐駐馬登臺望，動地西風別緒繁。三手揲神蓍自轉環，月縣冰鏡照人顏，頻闈鼓角心猶壯，每卜勛名鬢欲斑。定遠玉關飛食肉，伏波銅柱老征蠻，古人器業抛章句，別後雕蟲取次刪。四與君對月雨回圍，此別重逢未定年，江左名家尋顧陸，謂幼徵明二子西天涯老將滯幽燕。千杯綠酒聽僧舍，一路黃花送客船，迷過洪遵如許我，依然長劍倚青天。五後書炑九月望，客燕門永孟僧舍，送子龐先生還南，熏懷淡去燕。

夷陵頗苦司土之横，而朝廷則最左袒土官，蓋由吳三桂在滇時，以土司為魚肉。上主先入之言故也。有永美宣慰司田順年者，驕悍異常，朝廷嘗詔入陛見，加以官保，今亦少戢矣。

符五舟中攜寒泥石硯三方，石出夷陵，中有花紋如筍，石淡黃

色、而筍潔白如玉、若橫截之、紋極圓無少偏欹、儼如世之圖太極者、但石質堅硬、不受墨、非硯材也

符五言荊西有蝦蟇洞水坑石、黑色、貴州鮑甎山有金星石、皆硯材之良者、金星石予家有之、未知出鮑甎山否、若蝦蟇洞則从未之聞也

○符五云、有查如龍者、下江人、弘光朝曾為部郎、後流落江湖、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康熙初年、偽造天下督撫提鎮書札、官封印信花押圖書、一一逼真、書中之意、皆聯絡聲氣、共圖舉事、恢復中原、皆有報書、州彙為一冊、辭皆俊偉、攜之走滇南、寓山中僧舍、去省不遠、為血書一通、上平西、言天下督撫提鎮、及朝中大臣、皆有同心、待王為盟津之會、王華人也、當年之事、出于不得

已今天下之機杼在 王王若出兵以臨中原天下響應此千古一時也今一童子于王府上之其意欲露布此書于人胥王以不得不從之勢童子至王府不得其門而入遂逃歸後以假服事敗露于曲靖府曲靖知府李本祖號素園向與平西有隙得此甚喜焚見其書豪牽連天下無一遺者遂取而焚之惟以上平西血書申督撫閣之于朝命千總董三綱解之入京如龍臨發時呼三桂曰桂我死爾九族之滅亦不遠矣至京凌遲處死

朝廷之疑滇自此愈深矣

劉玄初蜀入為蜀王劉文秀幕客蜀平平西王復羅置幕中癸丑聞粵二王皆上疏請解職東歸吳世子應熊使人啟平西曰

朝廷久疑王今二王皆有辭職疏而王獨無朝廷之疑愈深速

拜疏發使來、猶可及也乎、初命玄初具稾、玄初曰、 上久思調王特難啟口、王疏朝上而夕調矣、彼二王辯者自辯王永鎮雲南、胡為劾之恥、不可平而怒曰、予疏即上、 上必不敢調、予昇疏所以釋其疑也、怒劉出、為顯井提舉、未幾有貴州之變、三桂思玄初言、以之留守學士、至夷陵駐兵松滋、三月不進、玄初上啟曰、愚計此時當直搗黃龍而痛飲矣、乃阻兵不進、河上逍遙、坐失機宜、以待四方之兵集、愚不知其為何說也、意者王特送諸大臣入朝、為王請乎、諸大臣存國之臣、救死不暇、烏能為王王請也、若曰待世子歸乎、愚以為朝廷盍失四海、決不令世子返國也、夫弱者與強者鬪、弱者利于速戰而強者利于角力、富者與貧者訟、貧者樂于速結、而富者樂于持久、今雲南一隅之

地不足當東南一郡而吳越之財貨山陜之武勇皆雲翔蝟集于荊襄江漢之間乃案兵不舉思與久持是何異弱者与強者角力而貧者与富者競財也噫惟望天早生聖人以靖中華耳平而不報未幾去初亦死

符五曰予少年曾夢一比邱尼携之礼懺起見一菩薩如觀音大士而緇其衣符五問其名尼曰默慧菩薩也菩薩厲聲曰默慧汝身是也遂恍然而覺未幾有愚山知止和上建大悲懺為符五取法名明心号曰默慧遂符夢境亦大異矣又五六年冉夢中甚覺心痒取刀剖之中有六鼠隊地散走遂縫合如故此即彼法中所謂六識六賊也余平生不信釋氏之學而夢中所見如此殆不可解然夢雖如是而予之不信如故也予意符五

聰明絕世、而夢境又神異如此、必再來人無疑、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必有其時矣、

符五有友劉子裔、少年有才氣、英穎過人、曾夢至一處、見禪牀几杖、蕭然、而闃無一人、牀前書一聯云、彌桃餘味今安在、董袖遺香孰可留、淒然而覺、劉亮舜美男子、自疑前生必是破戒沙門然、而不能改也、

螃蟹磯在江中、不見形、而水石相激之聲、轟轟如雷、去里許聲猶在耳、名曰螃蟹、必一小石、而猶若是、瞿塘三峽、如象如馬、又不知當何如也、

荻港居人不下數千家、百物皆具、市井輻接、屋宇宏麗、有石橋精緻、如大內之製、游擊開府于港內、門境蕭然、太平景象可樂

也、

符五云、雲南有土司三家最强、一曰龍鵬、一曰黎世屏、一曰黎思進、皆有衆十萬、火器兵仗堅利絶倫、而黎世屏尤為强悍、此南土之隱憂也

武昌賓逢聖門前、有石坊曰、天恩重問、後石折中斷、宗人有戲為聯者云、天不起天恩、當不起重問、斷斷乎有理、上不能致君下不能澤民、默默乎無言

○雲南永曆朝丁酉科舉人江彧、才望士也、洪經略入滇、彧將隨公車北上會試、謁見經略、經略不許、云崇禎朝舉人許會試、永曆朝舉人不許會試、彧曰、若以大清龍飛之日計之、則自天命元年始、將萬曆泰昌天啟崇禎四朝舉人、皆將不許、若曰崇禎

固中國之主也、永厤先帝聖子神孫西南半壁、固大明之江山也、柰何所取之士、有異于崇禎之朝乎、吾知之矣、崇禎先帝曾為公設御祭九壇、固公之恩人、其所取士、得為舉人、許其會試所以報也、永厤先帝、公之仇也、所取之士亦仇也、其不許會試宜也、公怒、命扶出、

○辛未八月朔日、舟泊大通、大風雨不能開船、聽符五談沙定洲妻萬彩雲事、萬江西人、初生時有彩雲覆其屋上、其父見之曰若男子必非常人、惜其女也、長隨父入滇南、嫁于臨安、美而豔土官普明聲見而悅之、娶以為小妻、与其室異地而處、生子曰小普、彩雲有機智、未幾普氏之權盡歸掌握、明聲死、小普嗣、劇很淫亂、而彩雲亦多淫行、常畜美男子數十人、以次入侍、小不

當意、輒殺之、有沙氏子、土司之後也、彩雲悅其魁吾、寵之專房、一日彩雲早起他出、沙子尚臥帳中、小普潛入室內刺殺之、彩雲哭之、知裘侃儀、後又得定洲、寵過前沙、定洲生于貧賤、然有權略知書、時小普已死、普氏之業、遂歸定洲、後秉亂逐沐天波而踞滇者、彩雲助之也、彩雲亦人妖矣、

王輔臣本姓李氏、河南人、少為宦官家奴、後隨其姊夫在流賊中、往依之、饒勇善戰、而搏蒲一擲、饒有劉毅之風、嘗一夜輸銀六百兩、其姊夫知而謀殺之、彎弓于門內、以待輔臣歸、一發不中、反殺其姊夫而逃、後流入姜瓖營、為料某帳下健兒、有王進朝者、無子、與料善、問料曰、汝帳下人有可為我義兒者否、料曰、此有二人、其一知書、一不知書、惟公擇、不知書者則輔臣也、王

擇不知書者、自此為王氏子矣、輔臣長七尺餘、面白皙、無多須冉、眉如臥蠶、如世所圖呂溫侯像、勇冠三軍、所向不可當、號曰馬鷂子、清兵之圍大同也、輔臣乘黃驃馬時出剽掠、來則禽人以去、莫有攖其鋒者、清兵遠望黃驃馬騁而來、輒驚曰、馬鷂子至、即披靡走、輔臣與白成功葛秉貞三人更迭乘黃驃馬出、清兵亦不辨乘馬者之為誰也、見即走耳、城克姜瓖降、八王子以輔臣為蝦、隨入都々中、滿漢無不以一識馬鷂子為榮矣、八王得辠死、輔臣沒入身者庫、久之　章皇帝親政、嘗拊髀謂敖拜曰、聞有馬鷂子者、勇士、今不知何在、安得其人而用之、拜亦不知也、一日拜之僕騎而過市、遇一少年、下馬而避道左、僕怪而問之曰、我馬鷂子也、向者于某所識公、公忘之耶、僕喜曰、我主

甚念爾、爾來朝不可不早來謁、歸以欽教教亦喜俟其來即遣
之以見　上、上大喜、立授御前侍衛一等蝦、末幾、洪承疇經略
河南、　上命侍衛二人隨侍、一為張大元、一則王、輔臣也、大元
敖慢無礼、經略待之少不如意、輙悻悻見于詞色、嘗曰我奉朝
廷命來隨女、豈女家奴、勞苦如是、不當題我為一鎮總兵耶、經
略亦敬閑之、輔臣事經略惟謹、經略未食不敢食、未衣不敢衣、
視經略所向、經略行、輙左右之、遇險阻必下騎、自執其轡、有悶
巒泥濘不可行者、必背負經略而過、雖家人不是過也、勤敬謙
恭、未嘗以御前人自居、經略絶憐愛之、曰兒、族有好缺、我題女
官、輔臣輙泣曰、臣奉命隨相公、死隨相公耳、相公勤勞王事、臣
安忍離相公左右　而安居好爵耶、經略對之亦泣下、經略以夷

陵為川滇要地土司雜處題請設鎮而大元為請雖酬其願亦即為輔臣地矣大元之鎮經略攜輔臣上雲南雲南平裁援勦五營而題輔臣為右營總兵轄雲南迤東地方駐曲靖府後經略歸朝遂隸平西王藩下輔臣之事平西無異經略而平西之待輔臣有加于子姪念王輔臣不去口有美食美衣器用之絕佳者他人不得必賜輔臣輔臣為人恭以事上信以處友寬以待人而嚴以御下然有功必賞雖厮卒亦樂為之用嘗奉平西命征烏撒與諸將會食于馬一棍營中吳應期亦在坐應期者平西之姪也為固山額真飲酒薄醉將飯矣輔臣飯盂有死蠅馬王棍兵者見之呼曰飯有蠅飯有蠅時馬一棍為主人御下酷厲每以微過責人一棍立斃故有斯號輔臣恐其以死蠅故之

而殺庖人、曰我等身親天石人也、得食足矣、安暇擇哉、從奴之際、死蠅我亦嘗食之矣、王總兵性愚蠢、不解輔臣意、乃曰公能食此蠅、吾與公賭輸吾坐下馬、輔臣念言既出諸口、遂勉强吞之、吳應期在旁曰、柰何王兄馬直如是好騎耶、人今兄賭食死蠅、兄便食之、若今兄賭食糞、兄亦將食糞耶、輔臣怒罵曰、吳應期、汝恃王之矯子、當衆辱我人、慣女王子王孫、吾不懼也、吾將食王子王孫之腦髓、而嚼其心肝、挖其眼睛矣、遂揮拳擊食案、案之四足皆折、案上十二磁簋暨菜碟殽盂酒盃等、一一應手碎、左右侍徒以百數、皆辟易、應期乘閒逸去、諸人亦勸輔臣歸來朝酒醒氣平、亦自悔之、左右勸輔臣謝應期、曰、同山之言以本出無心、公怒罵過甚、往謝而解可耳、王甫出門、而吳已飛騎

來矣、執手入、拜伏不起曰、昨以酒故無狀、出語傷兄、兄卑吾誠是、願兄恕之、無蔑恕、王亦拜捉之起曰、我醉出語傷兄、兄不罪我、何反自責爲、遂招諸鎭來、開筵痛飮、極歡而別、從此相好如初、無間言矣、或有以此言聞之平西者、皆多滋惡、平西不善也、遣曲靖差將安入省、領飼銀、事畢、辭平西歸、平西勞之曰、女歸言吾問爾帥衆各營將士無恙、更語爾主、前征烏撒時、與吳應期酒後爭競、少年兄弟使酒罵坐、此其常事、乃至老拳相向、亦復何妨、誰是婦人腹有私孕、懼其打落耶、打即打耳、何必牽引老夫乃云女是王子、吾將食王之腦髓心肝、此誠何語、令他人聞之、掩口笑我曰、吳三桂老子、平日愛惜王爺、言如珍寶、今一旦思食其腦髓、豈不令人寒心、歸語爾帥、今後更無作此等語、

王輔臣聞之亦怏怏曰我今女皆朝廷臣豈女家人而受制于女女自向女之婿視我為外人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安能鬱鬱久居此耶乃密遣人持金錢入都偏賂朝廷左右暨用事者人人交口王輔臣　上聞之亦耳熟矣遂平涼提督缺出　上以邊鎮須材特點輔臣赦至滇南平西聞之如失左右手嘆曰小子貴亦不貲矣家私幾何乃如此胡為耶及至省辭王王待之愈厚執手涕泣曰爾至平涼無忘老夫女家貧人口衆萬里遠迢何以當此遂出帑二萬兩以為路費輔臣至都久不得陛見蓋其平日專用力于近侍之人閣部九卿全不留意故滿漢大臣多少之無人引見兵部曰事關儀制在禮部禮部復曰提鎮引見兵部事也兩相推委而王輔臣又不肯更以金璧賄賂部

臣惟隨衆常朝而已一日朝 上賜羣臣茶旨近侍曾識王者行茶至前私問無恙曰來幾時矣曰久奴匆不得款語後 上燕居偶念平涼提督何久不至近侍奏曰至矣前常朝賜茶時奴親見其坐班 上曰何不引見亟令人出外訪問立召之入上坐內廷以待望見喜曰有武臣如此朕復何憂自此恩澤頻加賞賚屢及無日不召入語必移時廷臣駭然不知其何自也都下哄傳以為平西有密語令王入奏又訛馬鷂子為馬兒頭種種不經之語令人發笑 上問輔臣出身曰身者庫 上驚曰如此人物乃隷身者庫耶立命出之改隷旗下因謂之曰朕欲留女于朝朝夕接見但平涼邊庭重地非女不可其命欽天監擇好日以行時值歲暮而延期歲內 上又謂之曰行期近

矣、朕不能捨上元在邇、其陪朕看鐙過而後行、更命欽天監再擇吉日于上元之後、屆期入辭、温語良久、授以方畧、重加賞賜、御座前有蟠龍豹尾鎗一對、上指謂輔臣曰、此鎗先帝所遺、以付朕者、朕每出、必列此鎗于馬前、以無忘先帝、汝先帝之臣、朕先帝之子、它物不足珍、其分此一鎗以賜女、女持此往鎮平凉、見此一鎗、如見朕、朕見此鎗、如見女矣、輔臣拜伏于地、泣不能起、曰、聖恩深重、臣即肝腦塗地、不能稍報萬一、敢不竭股肱之力、以效涓埃、涕泣而出、癸丑平西王反、念陝西為天下之脊、而王輔臣張勇、實握兵柄、又皆舊部曲、輔臣尤為親密、雲南提督右營標下隨用官汪士榮、向為輔臣之所親信、三桂訪得之、以書二通、劄二道、付士榮、令其從閒道走平凉、以

致輔臣、而令輔臣以書一劄一轉致張勇、不別遣使、輔臣得書、立使人拘執士榮、令其義子王吉貞賚逆書二通、偽劄二道、解送使汪士榮星夜入朝、　上見之大喜、置士榮于極刑、留吉貞于朝、晉職為卿、而嘉輔臣之忠貞也、張勇聞之怒曰、吾二人事同一體、女即欲作忠臣、亦宜先使知會、同遣使入、乃背我獨獻忠于朝廷、令朝廷疑我、是賣我也、我看女作忠臣者、能至幾時、自此張王遂成參商矣、秦州之變、世多知之、茲不具記、然初非輔臣本意、方其下之謀為變也、輔臣以死自誓曰、盍殺我、無負朝廷、言之至再、迨變局已成、而輔臣亦無如之何矣、平涼之兵既殺經略、陝西督巡、以反狀上聞、　上亟召王吉貞入內曰、女父反矣、吉貞曰、不知也、　上即以陝撫之狀示之、吉貞戰慄喋

不能言、上曰、無恐朕知女父忠貞、決不及此由經略不善調御、平涼兵變、脅女父不畀不从耳、女宜亟往、宣朕命、女父無辠、殺經略罪在衆人、女父宜竭力約衆破賊立功、朕赦衆罪不食言也、吉貞星夜歸平涼、時輔臣尚在秦州、平涼居守諸將技癢正不可柰、忽見吉貞歸、歡呼曰、大總爺至矣、擁之入城、奉為總兵、設官分守焉、吉貞亦將　上命置腦後、自吉貞歸平涼、而王氏之反勢成、輔臣既殺經略、詎不思疾取西安、而張氏雄踞西陲、耽耽虎視、一舉廷而東、則張氏卷甲尾其後、躊躇首鼠、退保平涼、而大兵已四集矣、輔臣初在大同城破之日、有結髮妻自縊而死、後責復置妻妾亡人、平涼被圍時、輔臣顧亡人而歎曰死大同者今無其人矣、亡人聞之、同時皆自縊死、輔臣出戰雖

屢勝而孤城生困不支經略圖海招之降與之鑽刀設誓保其無它輔臣出降隨經略轉戰有功事多不具錄事平上撤經略還朝即召輔臣入京鞍馬已具行有日矣乃出其後妻自上人結後輔臣復娶一女至此忽與之反目怒不可解登時欲出之召其父來與之決絕而嘱託之曰願汝女與離此他方遠嫁我出汝女所以保全之也有工匠隨征久具呈于輔臣求批歸省輔臣取其呈手裂之曰汝歸即歸耳尚須此物耶汝歸不宜復來逢人不可道一一王字命取賑賞之工匠涕泣辭去隨命司計者取庫中銀多少分之各為一封多以百計少或數兩一一標識餘一二萬金置之庫中以印條封之更錄簿一冊記銀數并諸雜物曰吾為提督久豈無餘貲令人動疑累女僕人也取

舊帳目悉火之、台 諸將卒親隨人等至前曰、女等隨我久、東西南北奔走、犯霜露冒矢石、亦良苦、今我与女等辭、女等宜遠去、隨其人之功績、各以銀一封与之曰、女持此頒、歸田者亟歸、願入行伍者速投它鎮去、無言向在我處、衆皆哭揖之行、曰、速去、我事自當、無累女等、從此決矣、既發遣衆、乃命酒獨酌、高歌歇訖、見盛魚銀碗在案、重二十觔兩、沈吟曰、此物當与誰、遂有童子捧茶至、顧曰、女在此幾年、曾娶妻否、童子曰、未娶也、遂命取石槌碎令扁、以授童子曰、与女歸娶一妻、勿更來矣、復酣飲高歌、二三日、問門下尚有幾人、則惟數十人在矣、台之來狀坐呼酒歡飲、至夜半泣謂衆曰、我起自行伍、受朝廷大恩、富貴已極、前迫于家人、為不義事、又不成、今雖反正、然朝廷蓄怒已深、豈

肎饒我大丈夫与其駢首僇于市曹何如自死然刀死繩死藥死皆有痕迹則將遺累經略遺累督撫遺累女等我籌之熟矣待我極醉縶我手足以紙蒙我面冷水噀之立死与病死無異女等以疾厥暴死為言衆哭諫之怒欲自刎衆從其言天明以厥死聞後經略入朝　上問王輔臣經略言反非其本意　上怒曰女与王輔臣一路人也圖海懼吞金而死惟張勇坐鎮河西始終不變三秦賴其保障　上嘉其忠封靖逆侯世襲人謂靖逆之功實王輔臣激成之云

江西風土与江南迥異江南山水對木雖美麗而有富貴閨閣气与吾輩性情不相浹洽江西則皆森秀疎挿有超然遠舉之致吾謂目中所見山水當以此為第一它日縱不能卜居亦當

流寓一二載、以洗滌塵穢、開拓其心胸、死無恨矣
岷江萬里奔流至江南已就坦途、迤邐東去、若安慶以上、其浩蕩之氣猶未盡斂、又受彭蠡之流阻以小姑之險、澒洞震動、不可方物、江南兩岸、固不乏山、亦皆寬衍平舒、此則層巒叠嶂、與江執爭、雄峭森秀、如荊關之畫、而情爲之發
湖口縣下石鐘山石無巨細皆摒空壁立、如吳郡范墳、萬笏朝天之狀、石壁數百仞、下臨無地、秀極絕勝、震澤之石公、有漁人爲棧道于壁間、若望之如飛仙、予与虞臣叫絕、箸五云先生若入蜀、寸寸皆是物也、久之亦厭極矣、何奇之有、予思自幼孰讀少陵詩、若不入蜀、便成書袠、倘遂茲願、則一州一石、皆別有妙悟、斬新更讀一部活杜詩、其境界當何如也、唱殺堂于病中無

端忽思成都有詩云卜肆垂帘新雨霽酒壚眠客亂花飛蘇生得到成都去肯爲妻兒一灑衣想先生亦是杜詩在八識田中依怪故現此境不然先生从未到成都何以無端忽有此想耶

酈道元所謂石鍾山東披泊舟於此作記者乃上石鍾山也下石鍾山有閣曰江聲在山半踞石壁上南望彭蠡西對大江游觀之地于斯爲最乃其地爲公所荒蕪不治北牖下有槽櫪馬矢堆積令人嘆絕此与才士流落不偶者何異若此閣在吳下所遇不知當何如也

同舟有劉公者真千曾隨征何象得辛未春隨篤　其言与予向之所聞無異朝廷以軼戴愚北酉信有之矣

湖口縣南望彭蠡不見涯際鞋山峙湖中浮圖如筆掃天大孤

山尚縹渺雲外也

上下二石鍾山為湖口名勝萬厤昔官李道春設關榷稅于此于上鍾山大治臺榭頗曰學圃後李去關撤其地亦廢今無片瓦存矣山塢中艸淡數尺竟峰僧坦然自京師歸訪友于此不值有窮途之哭囊中惟錢十八文耳日坐江邊賣藥以度朝夕環視石鍾惻焉心動尋蘇舊跡渺無存者不有梵剎為山靈羞即毅然以募建為己任乃坐于關使者之門晝夜不臥凡二十五日使者心動施銀十兩公即募人薙艸除礫築地為基而架木于其上覆之以席禪誦于內值使者解任歸泊舟山下見而異之曰吾以女得銀它往矣乃果為此難成之事耶復施銀二十兩書吏人役等各以其力衆擎而舉此庚午夏秋間事也

為菴一額曰潮音、中奉大悲尊像、而向像前𤓰火熒熒、菴之後半厦為公禪栖處、面絕壁而開東牖、旁一小厦為香積、屋止此耳、菴前尚無牆垣、旁有隙地而無鄰屋、恐其易顛、以木支之、山風時來、吹落簷瓦、公之願蓋未竟也

符五云、打仗之際、刀惟一掠耳、不可直斫、斫必傷刀、為它人制矣、馬上槍法、決無向前直刺之理、惟有回身一槍耳、打仗不可不多備鷄子鞋、鞋須穿過二三日者方妙、新恐与足不相得也、必備乾飯一包、并肉脯置腰間、饑時食之、精神十倍、更帶米一二升、若飯盡可于地掘一小坑、築土令緊、水濕之、鋪濕葉一層置米上、米淘過、更以水濕之、米上覆之以樹葉、葉上鋪土以火煨之、即成飯矣、此法大妙、非獨行伍人當知也、帶白糯米一包

硃砂少許遇暑熱𤸃急難撲跌損傷時食之可以護心不死若兵散不可脫入人家詰皆徒經歷中得來故親切而有味也

蘄州道士洑在江之西南山極奇峭有蘭若臨江封木叢茂大石數十丈臨江邊舟過其下仰望之便自看身在舟中舟在江中恍如畫裏佳絶

武昌縣在江之西南岸即古武昌鎮也陶侃庾亮所鎮皆此地東坡游赤壁時所望亦此今之武昌則江夏也

辛未妹于寓漢上時臥處共有四官象乃天地水火也三官始于黄巾而道士家因之不知何時益之以火漢口皆是也天地水火為四正益以風雷山澤為八卦之神亦是一說

冰鑑和上為費隱和上之孫而獨冠敬和上之法嗣也冰鑑寄

參天童密老人、天童曰、荊州有天王道場、女能重興之、不勝知親近老僧耶、天王即道悟之道場、廢久矣、惟抒一職愧弗基、皆為人所侵占、和上遂于此發願尋訪、久之而後得其道基、竭力恢復、今已輪焉奐焉、儼然一祖庭矣、愚案天王皇音既相同、以其人又皆名道悟、皆在荊州、亦一奇也、由此濟洞二宗各以其所見互相是非、浴血而戰、兵連禍結、至今猶未已也、夫豈所謂門諍堅固者非耶、洞庭橘香同參和上、洞下尊宿也、嘗謂予言、天皇實非其人、自古未有以天皇名寺者、濟宗所据之職案、以五燈會元、印玄素之碑、為証、夫印為荊州節鎮考之、唐書實無其人、夫節度豈無關者、而史遺之耶、濟洞二宗之子孫、各祖其祖、門戶既立、則兩造之言俱不可信、族予少暇為彼攻之、自有

定案矣

漢陽渡船最小、俗名雙飛燕、一人而盪兩槳、左右相交、力均勢等、最捷而穩、且其值甚寡、一人不過小錢二文、值銀不及一釐、即獨買一舟、亦不過數文、故諺云、行徧天下路、惟有武昌好過渡、信哉

龜山即禹貢之大別、形肖龜、故俗名之

黃鶴樓、建漢陽門城樓上、巍巍百尺、西向大江、樓前有白石浮圖、工麗無比、如西番阿育王塔式、四周皆鐫大梵書、恨不能譯其詞、南向建石坊、題曰勝像寶塔、大元至正中威勝王太子建、樓南之臺曰湧月、有粗黃石、大書湧月臺三字、高古遒娟、俗以為曹孟德所書、夫曹公未嘗至此、其說附會可笑

黄鶴樓中層〻皆奉純陽象黄鶴仙蹤乃費文禕事與呂洞賓全無干涉呂咸通中人而崔考功之詩作于天寶有何難駁而昧〻至此哉蓋文禕無人知之洞賓則名喧天壤故也人不可無名神仙猶尚如此又何怪今之人趨走如騖耶予嘗謂佛菩薩中之觀音神仙中之純陽鬼神中之關壯繆皆神聖中之最有時運者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舉天下之人下逮婦人孺子莫不歸心向往而香火為之与盡其故甚隱而難見未可与不解者道也

潘太卬弟葉卬紹興上虞縣人流寓都門三世矣尊公明季乙卯北闈舉人任太原府同知國初補江西崇義縣太卬昆季来武昌入籍府學順治初拔貢出爲雲南黑鹽井提舉陞雲南鶴

慶府劍川縣知縣、在西南極邊与麗江府界鄰、麗江知府乃土官、有瀾滄江、渡江而西則西番烏斯藏大寶法王地界矣、先生在滇久見吳三桂所為多不法、知其為亂遂歸武昌、未三年而變作、夏逢龍之變、人爭出城、入山逃避、先生獨閉門飲酒高歌、曰無能為也、即平矣、先生之識加人一等矣

漢口不特為楚省咽喉、而雲貴四川湖南廣西陝西河南江西之貨皆于此焉轉輸、雖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然東海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寧、杭州、以分其勢、西則惟漢口耳、

漢口三元庵後有亭曰快軒、軒後高柳數百株、平野空闊、渺然無際、西望漢陽諸山、蒼翠欲滴、江南風景秀麗、然輸此平遠矣、

漢水之西南、距大別之麓、皆湖渚、茭蘆菱芡、瀰漫蒼莽、江口築隄走龜山之首、約里許、自西達東、石甃平整、循隄而東南望湖渚有江南風景

大江自南迤北、武昌城在北、即古江夏地、城南為鸚鵡洲、漢江夏太守黃祖殺禰衡處、洲近南岸、而江流遶出其東、洲北武昌南流而之大江者、曰黠奐叁、使无此洲、則江執之浩淼為何如耶、

龜山有鍾子期聽琴臺、不知在何許、古跡謬妄、類不足詰、皆神禹道漢水至于大別、會于江、俗呼大別為龜山、以形似也、隔江有山蜿蜒東出、俗曰蛇山、遶遶相望、半生以來、登覽之勝、無有踰于此者、蓋山雖不高、而當江漢之滙、四顧空闊、潛沱數重、環

拱于此、支交脈會、左右盤據、目窮于應接矣、案尚書禹貢、漢水南至大别入江、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别至于大别、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别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曰、二别江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也、桑欽水經沔水自沌陽縣北、又南至江夏沙羡縣北、南入于江、酈道元曰、沌陽處沌水之陽、沔水又東經林障、故城北、晉建興二年太尉陶侃為荊州都督鎮此、庾仲雍曰、漢口一名沔口矣、案地說漢水東行觸大别之陂、南与江合、則与尚書相符、但今不知所自矣、予嘗謂酈善長北人、其注水經、妙絕今古、北方諸水、毛髮不失、而江淮漢沔之間、便多紕繆、酈北人、南方之水非其目及也、小别不知在何許、俟更考之

自鐵門關而上為蛇山首，有樓巍然，曰晴川，与黃鶴對峙，蓋取崔灝詩以名樓也，旁有禹稷廟，毘陵人毛會建刻南岳峋嶁碑于廟前，而紀其事，樓臨江東向，軒豁開爽，遠勝黃隺，蓋蛇山之首，走江中數百步，而大江橫過其下，左右無遮蔽，与市塵稍遠，縱目所之，山水之情与精神融洽，不如黃鶴之散漫無章，可謂後來者居上矣

予意黃鶴樓即黃鵠磯，後人訛鵠為鶴，而附會以費文褘事，一經崔考功題，而青蓮閣筆已成千秋鐵案，乃今又轉而為呂純陽，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天下事已往者皆成冷風落烟，又何是非之可論，只要事理燦然，悅人耳目，吾亦任之矣，又安从起古人于九京而問其果然果不然，抑無奈展轉荒繆，詞不雅馴，令

人難為聽耳。

酈道元曰、黄鵠山林澗甚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山下謂之黄鵠岸、岸下有灣、目之為黄鵠灣、黄鵠山東北對夏口城、魏黄初二年孫權所築也、依山傍江、開勢明遠、憑墉藉阻、高觀枕流、上則遊目流川、下則激浪崎嶇、實舟人之所艱也、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為名、亦沙羨縣治也、予意赤欽之所謂嘆父山魯山、與酈善長所謂翼際山者、皆今之所謂蛇山一帶耳、有鸚鵡洲口為据矣、黄樓鶴旁瀉月臺、有小石碑云、此山即元之高冠山也、高冠二字、未之前聞、意者因酈注有高觀枕流四字、元人于此置觀、後遂因之名山、復訛觀為冠耶、不然、山自太古、何獨隸之元耶、當更考之。

黃鶴樓後有道院甚精麗、其額顏曰覺岸、内塑純陽睡像、亭曰仙棗、抑鄭道上靈生与純陽各分半席而酣寢、大覺而後、如大夢祖生之觀、必有先之者矣、亭南有小門下垣、地殺百尺、旋磴道曲折而下、蓋漢陽門建于它山之脊而黃鶴樓復建于城上、据地最高、它山逶迤東去、玆則南出、故陡絶耳、門上有官告諭禁人往來、蓋玆地為漢陽捷徑、若不禁止、熱中者群趨于此、爲山佳处、即成通衢矣、

它山界武昌城為南北二區、巡撫布政皆開府于山北而總督公署則在山南、藩司之前、鑿山脈而斷之、建鼓樓于其上、為南北通衢、用形家言也、漢陽大別之鐵門關亦如是矣、妖言邪說狹及山川、此天地之蠹、乃世之号為儒者、以窮理格物為宗、亦

樂其說而娓娓言之何也

洪山寺建于武昌東門外蛇山之麓為明楚王所建道場宏麗為天下第一照牆有碧琉璃交龍壯麗晃耀牆宇高峻如都門西山諸梵刹製南向為山門為執金剛殿為四天王殿為彌勒殿有豐碑一座在鐘樓前紀年景泰開山為碧空鐵禪師餘文不暇詳也至大雄寶殿已山半矣南望數十里湖光瀠洄与岡阜互出浸殿宏麗如大內乾清宮三世天人師三十二相圓滿具足勝妙殊特巍如寶山阿難迦葉侍立左右諸大菩薩退坐天人師後諸聲聞眾列坐兩廡二樴迹金剛神捧寶杵東西向各長二十尺金甲冑威猛如生殿柱皆合抱蟠龍梁棟榱題急旋金碧耀人心目平生所見莊嚴佛土未有若斯之至者吾恐

天台智者大師于大蘇山入法華三昧前方便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亦不過爾矣、大雄殿後為彌陀殿中供無量光世尊而觀音勢至左右之旁、列二十四諸天像、安養淨土、邇于鷲嶺、殿之東上別為一區、有亭二進、為上官往來游觀讌地、其後浮屠七級、則登覽之最勝處也

予在武昌見鹽店招牌、書曰重引白鹽、余不知引為何物、思之久而不得也、問之宗夏、宗夏曰、引、稱錘也、音秤、鹽每包重八斤四兩、製權而兩之、而衡其輕重曰引、如其數者為重引也

酈道元博極群書、識周天壤、其法水經也、于四瀆百川之原委支派出入分合、莫不定其方向、紀其道里、數千年之往跡故瀆、如觀掌紋而數家寶、更有餘力鋪寫景物、片語隻字、妙絕古今、

誠宇宙未有之奇書也，時經千載，讀之者少，錯簡脫字往往有之，然古玉斑，愈增聲價。但其書詳于北而略于南，世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宜詳，正在北而不在南也。余在都門爲龍山定河南一統志稾，遇古今之沿革遷徙盤錯處，每得善長一語，渙然冰釋，非此無從問津矣。北方爲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于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自五胡雲擾，以迄金元，淪于夷狄者千有餘年，人皆艸艸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爲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爲民利，乃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瀦，而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矣。元虞集奮然言之，郭太史毅然修之，未幾亦廢，有明三百年，更無過而問之者

矣、予謂有聖人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興矣、西北水道、莫詳備于此書、水利之興、此其粉本也、雖時移世易、遷徙無常、而十猶得其六七、不熟此書、則胸無成竹、雖有其志、何從措手、有斯民之志者、不可不熟讀而亟講也

水經注千年以來、無人能讀、縱有讀之、而歎其佳者、亦只賞其詞句為游記詩賦中用耳、然亦千萬中之一二也、吾友虞山黃子鴻、獨能沈酣此書、參伍錯綜、各得其理、好學深思、心知其事、吾于子鴻見之矣、千世之後、復有子雲、善長抑何幸乎、更得宋人善本、正其錯簡脫訛、支分縷析、各依一圖、其用心亦云勤矣、惜其專于攷訂、而不切實用、尺有所短、無可如何、予東歸後思

以此本照宋板割裂改正裝裱成書命門人抄錄其闕佚二十一史輿地志考而顧景范有讀史方輿紀要傳是樓有一統志稾皆輯錄之以為証水經注之資云

古書有注復有疏疏以補注之不逮而通其壅滯也酈道元水經注無有疏之者蓋亦難言之矣予不自揣蚊思負山欲取酈注从而証之魏以後之沿革事蹟一一補之有關于水利農田攻守者必考訂其所以而論之以二十一史為主而附以諸家之說以至于今日後有人興西北水利者使有所取正焉予既得景范子鴻以為友而天下之山經地志又皆聚于東海此書不成是予之罪也當于宗夏勉之

歷代史冊浩繁極矣苟不提挈其綱領使如一屋散錢無从貫

手、如春秋通鑑目錄、大事記、皆若其太略、而朱子之綱目、又多書法間不切之事、關係重大者、反多遺漏前人之書、縱極盡善不經我手、如觀它家寶、於予無益也、予最愛竹書紀年、有絕人之識、春秋而外、別為一家、久思取竹書以後、迄于有明、義例勒成一書、以備遺忘、年來奔走四方、無一日之暇、更有十倍于此者、亦皆置之高閣、況此考訂編輯之末乎、兩日凡坐僧房、看倪黃二子閱通鑑大全、此等書不知出于何傖之手、乃託文章巨公之名、以誑世之聾瞽、人家子弟輙奉以為聖經賢傳、不敢別置一喙、閒人出一議、輙掩耳閉目、以為侮聖人之言、嗟乎學者識古今之成敗是非、以開拓其心胸、為他日經濟天下之具也乃以此等糞穢充襟、填塞心胸、牢不可破、求其磊落軒天地者

又胡可得耶、哀哉、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然取之以考年月紀姓名、亦胡不可、乃其中謬譌亦復不少、予令宗夏置簡二册、上横書甲子、每簡二十二行、後一册每簡十行、自堯甲辰始每年紀其年号幷大事、上一册紀唐虞三代其事節、後一册則入通鑑事頗矣、故止十行、寓中無它書、僅據此耳、聊以此為續竹書紀年之艸稾、經營一過、諸事皆有頭緒、他日可以讀史矣倪黄二子學史實自此日始

通鑑託始于周威烈王戊辰、初命三晋為諸侯、其距春秋獲麟尚七十年、所以避續春秋之嫌也、通鑑以前事、則宋京兆劉恕有通鑑外紀、起三皇本紀、至周共和、又一蘭溪金仁山履祥有通鑑前編、起陶唐至威烈、所以補通鑑之未載、令學者知古今

之全也，乃外紀則取諸于書暨讖緯之說，以圖畫虛空于洪荒之世，今之小部，率取此二書合為一冊，牛鬼蛇神紛然滿紙，不復可以寓目矣。言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

自堯甲辰至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共一百二十六年，是為乙酉，而夏禹即位，則在丁巳，中間相去七年，此七年者當何所屬，抑果如孟子之言，辟之于陽城耶，抑別有故耶，今亦不記皇極經世書以此七年歸之于謹，而竹書紀年有異同否耶。

外紀記商王紂三十二年，以長麻通之，是為戊子，而武王即位則書乙卯，若是則紂之二十三紀也，夫武王即位于己卯，而謂紂亡于戊子耶，無書可檢，故提綱仍以己卯推之。

余寓漢上時，漢陽令張壽民於敘竹箸瓦盃寒參五笑庭中黃

菊粲然，白鶴飲啄于其側，亦度清風蕭然可樂。世風一變至此，天意誠不可測也。歸與宗夏言而歎之。

林障山有故城，晋建興二年太尉陶侃鎮荊州治此，後移沙羨，此處遂廢。今土人呼曰城頭山，在漢口之西三十里。

鄂家口人烟輻輳，百物皆具。宗夏言此地近日氣象日隆，人物趨此，漢口衰相已現。漢衰此其昌乎。蓋上游鱗盛，古說荊衰後則團風鎮明季移于武昌、漢口之興，利在清初。今鄂家口又將繼漢口而起矣。

長湖口漠置數百里，星羅棋布，更是一重境界。予嘗言渡江令人雄毅，入湖令人深靜，驗之于此益信然矣。

荊州護國寺莊嚴華整，殿後有大鼎一座，以石壘承之，古色斑

爛可愛俗云大禹九鼎之一不覺失笑
報國寺乃關壯繆祠極其壯麗江陵舊城乃羽所築祠之宜也
而遂以江陵為古荊州相去遠矣
謂宗夏曰余平生以來未嘗見粵惟見竹耳六七歲時曾見山
水少長不更見矣前在石鍾大別依稀如隔羅縠不謂之見此
語索解人不得
煥章云荊州市明末極盛列巷九十九條每行占一巷舟車輻
湊煩盛甲宇內即今之京師姑蘇皆不及也今則寥寥一帶爾
盛衰變遷令人感慨係之
荊州城最窪下江水經其東南以長隄障之故溝洫皆壅斷不
能相通決江水則荊州之人可使為魚鼈不可并也

曇瑞師言襄陽穀城縣牧豎穴地得古延慶寺道場有殿三層皆在地中前殿亮槅皆鑿石為之後有延慶祖師壇曇公不記其何代人又不知何故陷于地中滄海桑田高岸深谷信然矣

巖頭道場在武昌西南門外過渡雲德山鰲山皆在常德

荊州南門外五里許即大江名曰御路口江正東西流江之北限以長隄障江水也江不甚闊而流頗急已有川江之勢荊江陵即古之南郡治其地東南傾故緣以金隄自靈溪始桓溫令陳遵造隄遵善于防攻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傍搬築略無差失夫陳遵之測量以耳不以目予嘗見瞽者張浩庵以石縋銀而知銀色之高低則五官未始不可以互用不獲圓通矣是心粗耳俗傳明初馬后至江陵于此登岸故名其地為

御路口江洲載蘆荻萃于此泊櫂入江陵焉

澤口別漢入潛之地也屬安陸府与潛江縣治相距不過十餘里宗夏云若向西北泝漢而上則向鄖陽襄陽漢中矣由澤口向西南順流而下三十里至梅家嘴若再順流而南下則出大江達新堤漢口等處欲至荊州則自梅家嘴復逆流西上也

四絕名藍者天台玉泉棲霞靈巖也棲霞在潤州今隸江南境靈巖在兗州今山東玉泉在當陽縣今湖廣天台在台州今浙江境皆智大師道場棲霞靈岩尚俟攷訂

金粟寺乃吳大帝赤烏年康居僧會所建僧會于江南建三刹一金陵之保寧一太平之萬壽一海鹽之金粟也

荊州大暉觀兩廡畫壁圖寫靜樂國太子降神出家修道上昇

諸聖蹟大約依倣悉達雪山事而為之不知改自何人勝夫乃爾然亦天地自然之致也嗚呼今諸山知識往往互詆為魔釋迦之預記胡不爽乃爾耶然諸公自不識魔字魔字之義壞于梁蕭衍之不知妄作譯揚徵意失已久矣

黃二玉言人中藥箭者細嚼黃豆渣之可不死立愈奇方

沙翁偶述雪墦老人詩風居句云糧空夜雨滋黃獨屋漏春風補翠藤近代尊宿之能詩者無踰老人恐無可齊己不是過也

章華臺在荊州沙市古城隍廟東約二里許路北有閣曰古章臺未知何故去一華字自此而北長隄里許隄旁有廢剎曰章華寺南望蒼然寺之東北有甃井一口磚砌周緻曰沈香井土人言此為楚宮故蹟數丈之下始有水倒影杳然人影在下俯

而上窺官井畔　上而東折路盡有地隆起上建八角石亭屹然孤立相去不遠一箭道而迤邐曲折有路轉峯回之致亭之東北湖水斷續水落之後猶有數畝澄波深蒂其側殘荷敗芰飄零水際予與宗旦頗賞其位置土人以此為古章華臺基又云此亭為前藩司李公所重建欄楯皆精麗古雅夾隄梅桃彌郊野由此而東北二百里中皆蔣夫渠春夏間乾坤繡錯後吳三桂兵駐松滋時大軍遣屯此地蹂躪踐踏楊柳桃杏無一株存者臺基磚石崩圮隤落此與武林之西湖同一傷感今西湖稍復舊觀此地縣與當亦有其時矣郡志言章華有二一在沙市一在監利縣離湖之側予考之舊冊在監利者乃章華臺此則所謂楚王釣臺也酈道元曰江陵城西南有赤坂岡岡下有

瀆水東北流入城名子胥瀆蓋吳師入郢所開也謂之西京湖又東北出城西南注于龍陂古天井水也陂北有楚莊王釣臺臺高三丈四尺南北六丈東西九丈今數之正在沙市又曰揚水又東入華容縣有靈溪水西通赤湖水口地多下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來會同水東入離湖湖在縣東七十五里國語所謂楚靈王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者也湖側有章臺臺高至十丈基廣十五丈左丘明曰楚築臺于章華之上韋昭以為章華亦地名也王與伍舉登之舉曰臺高不過望國之祲祥大不過容宴之俎豆譏其奢而諫其失也言此瀆靈王立臺之日漕運所由也此則監利之章華臺矣監利古華容地今離湖之迹猶在也

因讀史謂宗夏曰古之諸侯即今之土司也後之儒者以漢唐宋之眼目看夏商周之人情宜其言之愈多而愈不合也破封建而為郡縣固時勢之不得不然孟子已先言之矣天下烏乎定曰定于一李斯之說亦受之于卿御者也

沙市之西有觀音寺中有浮屠五級甲寅之變大軍與平西之兵隔江而陳浮屠遂為瞭望之所浮屠之東少北有石尊勝幢浙江僧阜然言此地舊有龍潭毒龍居之大為民害有無方禪師建幢于此其患永息今成平陸矣予意此潭即天井水也天井水亦曰龍陂酈道元曰廣圍二百餘步在雲縣東江隄內水至淵深有龍見于其中故曰龍陂以方隅求之毫釐不失亦可深也

煥章言蜀中黄連蛇乃近時新出之異藥流行尚未徧中土醫家猶不能盡知此蛇産黄連地中形甚小惟食黄連花去人取而陰乾性與黄連同而功什百用時以水蒸之水气成霧者黄色作連氣一匙之水勝黄連數錢予習聞之而未經目見時在都中吳侍御翼生自蜀中携來者予亦未及索看煥章處者有一條襲而藏之若不甚佳以其形稍大耳茲一寓目他日擧以示人不爲塗說矣

煥章談江陵形勝往跡亦略知其槩云荆江西上有萬人隄最爲險要若撼此隄則荆人皆魚鱉矣昔曾有人以此說進三桂三桂惜此百萬生靈而不用也予爲沈吟感歎者久之

予以小時多事并未有認筆故疑于拈弄學者若欲筆墨成章

須一二年苦功、眠食于此、他日自能操縱如意、橫視一世矣、若
其中之挂筆綱領、批條道竅、予雖不能、而知之無有復過于予
者矣
近人文字、目中所見者、惟蕪峯暨易堂耳、蕪峯孤立、未見有与
唱酬者、易堂文雅、卯邛士集、予未見、然當推鄒菴為第一、莽蒼
浩瀚、有大气以擧之、南宋以來、未之多見也
涵齋言、大人托賴等、奉旨至貴州、審黎平府高洞土司金倒一
案、即將黎平府知府張瀲、城守副將侯奇立、刻處斬、更有武弁
三四員問絞監候、處決、蓋大人已奉嚴旨而出也、總督范承勳
降四級調用、巡撫衛既齊革職、覆旨後、更命部議、衛既齊擬斬、
奉　旨着解來京更議、蓋自三藩平後　今上于諸土司加意

撫卹以反乎而之所為也

汪杲叔歙人名關字尹子一字東陽以篆刻游于婁東得錢隨手散盡不事家人生產終于王峯其學原本秦漢雜以宋元章法何雪漁而後亦近代之傑出者

張未園名程嘉定人黃陶菴先生之門人未園稍豐于財嘗齎三百金衣錦繡泛舟金陵收古書籍滿載而返中流舟漏以襟袖拭之通身淋漓漏猶不止遂仰臥于漏所以背抵之舟得近岸艤之而行前輩風流今猶溢人齒頰也

再生和上初名澄知嘉定人精修苦行常食淡刺血寫經因出血過多昏去百日後復活故易今號崑邑之新涇江東有長者王國良豐于財其子病瘵垂斃長者入城完官稅日暮出城以

子故必欲抵舍至江干為渡船所苦遂露宿江滸平明始得渡歸而子死久矣長者恨子死不得一見也遂發願于新漾江造橋以便往来之利涉先出三百金造木橋一座又念不能經久若石橋則非巨萬不可長者即披薙為僧法号萬圓以募橋工自任往見石奇和上和上以其老而易之曰若要石橋成須是再生来長者歸焉工經始未辦而卒時再生在瑞光為化頭偶至崑山有杜居士知其事謂再生曰石橋之讖是再生来今師法号適符此記詎非橋工待師而成乎師遂發願以橋工為己任初然一指繼然一指橋工已就半矣值康熙十四年吳中大水時既詘于財而謗言復沸橋工幾于中輟並渡船之人恨橋成而廢其業故散布流言以阻之再生遂抽刀于縣前斷左臂

血流如注，起走數武，復回故處，血暈而仆，衆善信延名醫以萬金良藥敷之，血止得不死。徐果亭知之，為募之于慕檀樂、豐縣令，皆出貲倡首，而橋工次第告成，今惟石闌碑亭未完耳。嗚呼，覩和上之所為，知有衆生耳，視喪其背，猶折橋枝也。今世之高談性命、傳佛心宗者，固不乏人，而爭名競利，有甚于販夫屠沽，乃自以為真善知識矣，悲夫。

辛未春予寓薦嚴寺中，狂風怒號，雨如覆盆，靜坐無聊，無端忽念諸故人，死已過半，今日之存者，如深秋敗葉，零落蕭條，天各一方，不能聚首。余已置身兄弟妻子之外，所恃以為性命者，惟朋友耳，乃所遇又復如此，斯淚亦不能為之墮，心亦不能為之哀矣。中年以來，苦多忘失，庚午孟夏，始有日記，又錄友譜一帙

記丁卯入都以來之新相知，大都三百餘人，而丙寅以前，丙午以後所交四方之士，其間事關性情學問，根古今而軒天地，雖海枯石爛，精神不可磨滅，若夫杯酒言歡，意气推許，雖實繁有徒，亦記一一不識十矣。每思追錄存殁諸友姓氏，錄成一卷，置之座右，暇時偶一披閱，其性情意思之所在，歷々見之目前。以代北略，尔来奔走風塵，略無益器，今雨窗獨坐，無客無書，遂取筆研，游神往昔，見二十年來，來々諸公，去來我前，如野馬塵埃之奔馳于窗隙也。人々有此一種境界，但未一靜觀耳。盡一日心力，憶得三百餘人，草錄一紙，它日有觸緒而未者，可以續入，亦非何劉沈謝矣。

偶念小雅，綿蠻章，因念蟭蟟，蟭蟟巢于㴱樹，不過一枝，知止乎其所

不知至矣吾將止于斯矣進而觀之天人上下之間未嘗有一息之或止也艸木不止于地也鳥獸不止于艸木也人不止于禽獸也何也艸木若止于地胡為乎脫甲而蒙芽也鳥獸若止于艸木胡不樹根于土而走陸飛空也人若止于禽獸胡為乎不被毛而戴角也由此觀之則天固不止于人矣天之不止于人猶氣之不居于水下而火之不伏于地中也氣居水下必泡而起火伏地中必奮而出天不止于地故必學以求通也聖人因是故天池為鵬之所止而王畿為民之所止也至矣哉大學之言曰止于至善噫微至善吾將何止焉

追憶往昔念四十年以來惟學問一事令熡自知餘皆蜣螬耳語云鑑于水不若鑑于人予曰鑒于人不若鑒于己也又曰前

車之覆後車之鑒予曰前步之蹟即後步之戒也取譬莫近于
此矣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未知今之所是者
非四十九年之非乎雖然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夫惟
此一為無適之地故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淵乎數乎
吾將語諸

趙郡初言無錫秦留仙之弟号赤仙有奴子七人于甲子年五
人同謀弒其主肢體零落五人皆逃一頓死于火中一處于
刖餘三人者次第擒獲時值捕獲法寶閉城門者四日而擧華
北來錫人凶懼春吉三人凌遲處死刑畢刑人之樁已杖置室
：中矣其夜忽自起立如人相扶而行舂者然下築于地周行
室中五日夜而後仆室中之磚皆糜碎如粉亦千古未有之大

異也。柳五人之死皆冤乎，而實非冤。鄭初言予聞之，其甥當必不繆也。他日至梁谿當詢之，秦雖生也。

鄭初又言秦赤仙有異相，性奇淫，棄其內而狎比頑童，故及于難。七人皆其所寵也。以千金買寶刀二，一挂沐頭，一置枕畔，時執以自舞，後奴即取此以弑其主焉。有女一人，聰慧絕倫，適陵氏。陵氏豐于財，其夫之文章書法威儀言辭，皆婦自教之，才能為梁谿之冠云。

辛未之春，予至玉峯，聆立齋先生之脈，頗異于常時。蓋立齋本六陽脈，加平人一倍有餘，始得其平，少弱即病矣。今脈如常人而少弱，其病可知。惟左關一部獨旺，其病在肝。余為之書一方，用乳金丹以調胸膈之血，二陳湯以豁其痰，鈎藤以平其肝，黄

連以清其熱、硃砂黑鉛以墜其逆、淡秋石以開其關、庶其有瘳乎、

立齋先生始患膈食、繼復嘔血、紅黑相間、舉家遑如也、予曰、公肝脈獨旺、食膈不下、皆此物為之祟、黑者瘀血、紅者新血也、瘀者不可留、新者不可吐、一日諸醫麕集、共議一方、平妥耳、用石斛阿膠丹參等、余竊意立齋久鬱、肝脈不平、且見膈症、遂又吐血、則其內中必多瘀積、法當用升麻紅花盡吐其內中之瘀血、瘀盡自愈、否則用九蒸大黃為丸、徐徐服之、而愈少遲也、富貴人惟喜溫補、聞用此等法、必大驚異、雖盧扁當前、亦不聽信、予亦無如之何也

與吳脩齡論葉字之義、葉乃鐘聲虡上橫木如鋸齒者是也

吳修齡先生，論聲音之道，頗為有見，深以守溫字母、劉鑑門法為非，以二合翻切收盡諸法，立二十四條，以盡諧聲之變，亦可謂振古人豪矣。然以二合為窄狹門，乃實不知二合之奧理，以諧聲通翻切，而立法太支，實無異于劉鑑，若取其書刪之，附于音韻書後，亦可備中華翻切之一法。其言曰：聖人言治平之道，必本之身，審聲之士，顧可外其身以求用乎？依聲有鼻、腭、喉、舌、齒、脣之六體，竭耳目以自審六體所依之聲，可以纖悉不混。其法有二：曰二合，曰翻切。二合乃佛法秘密中事，字聲之晦昧者，合兩字之聲為一聲以顯之，最為親切，如多翁合成東字也。翻切大同而小異，翻之多者有二十餘聲，切聲有二百之外，以摩盪之法行之，可得翻切千數，如多，翻宗切登，翻翁切都，翻風切

東宗二合如以父母求其人必無第二翻切如以兄弟求其人或妻妾求其人不能不多也与二合同條而稍異者又有切身之法乃譯場中所立有東宗乃可合多翁二字以顯之并無東字將何以顯于是切身之法生焉合二字之聲以為聲即合二字之形以為字也如丁也為地丁可為何是也翻切為震旦之法顏之推以為三國時孫炎所作（見王厲傳中）近日顧炎武以為左傳之鞠窮為芎句瀆為穀已是翻切皆未窮源說文萬言諧聲者八千其中自成聲者十之一餘九皆以翻切得聲者也苟無翻切字內但有二千字何以周用八千字中諧本聲諧四聲諧翻聲諧切聲彙凡有二十四條朗然可據此豈先有字後立聲乎翻切必出于始制文字者形聲一時所就耳東漢為煬帝諱

改隆庵為林，庵隆林一翻故也，周易兼義反及洛詁釋文皆言焉
鄭已有翻切，而未盛行，其曰孫炎，就所見者言之耳，炎書不傳，
而所立翻切之名最為精當，昔人之丁顛寅言，雖未成書，翻法
甚密，六朝人能通翻語，史冊載之，唐高宗有通乾天寶之避，李
陽冰云，臬不從自，得聲從劓省也，德宗時有任饒調甜珍張蒸
鑑之翻，皆灼然不謬，守溫作字母三十有六，翻法遂壞，後人著
述如林，皆醉以任泉者也，又有言翻即切，切即翻者，夫既即一
叟翁叟叟皆可得東邪，天地即一陰陽，即一人物，皆靡失矣，梓
人作傳子先作長條，乃為方塊，長條翻也，切則截之為方塊也
此豈有難解者，而憒憒至此乎，二合立體為本，翻切旁通為用
無二合則無以質翻切之牖誤然，二合本能生一切諸聲，而不

能自生其聲、藉翻切以授出之又二合雖得一字之真聲而不旁通諸字、得翻切乃可旁通也二合翻切二法猶有不能顯之聲不得已而用四聲四呼陰陽切聲四法以助之十得八九不知昔之居然自任者、何故二合切身佛家綱要絕非僻書也、儒生不知、神珙守溫清泉佛弟子而茫然誠不可解乎論昔人著述、孫愐翻切、雖不縝密猶能使近似之聲、有功斯道四呼來于字母破碎、汨亂而能顯撮口字聲門法為字母四呼所來、進而愈窮、然其局狹音和開合于二合翻切惟守溫春靄爾一物所立字母、一母兼三四翻之聲、誤殺後人、直當投溷者也夫聲發于形、不關心事、心有智愚形無凡聖、列子云、聖人廢心而用形知此則牧豎之審聲、與孔孟等矣又曰、孫赤然翻切之書失傳、

唐有孫愐之唐韻守温之三十六字母何人之四呼劉鑑之門法餘如司馬君實清泉韓孝彥著述紛然要不出于四家孫愐不知翻經切緯之意廣收雜物金矢一槩四呼如有人摸象僅得一肢以為全體而所得者是真非贋門法如唐肅代之朝行詞非無李郭不能專任使与九節度為等夷令出多門終至相州之敗至于守溫直是無知妄作貽毒後人而已予謂先生之論局狹音和二門二合翻切之説豈評論昔人皆精覈確當有功聲韻先生亦嘗自負誇予曰諧聲之道蒼帝而後直至小生獨是于二合[illegible]説猶未能心知其事也先生雖發悟于華嚴字母而金剛頂大海陀羅尼暨涅槃十四音未嘗寓目于五天梵音半滿字學茫如也二合之中已不辨其多含況三合以上乎

蓋先生于天竺陀羅尼太西蠟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直諸書、皆未究心、其所為聲韵者、特震旦一隅之學耳、若其合翻切于諧聲實發前人所未發、而列門通変失同劉鑑、使蒼帝本意如此、亦可云漫無紀綱者矣、

修齡有自著書三十餘卷紀流寇事甚詳、半藏家塾、半在潘次耕處、

陳青来執贄于予、問為學之方、予言為學先須開拓其心胸、務令識見廣闊為第一義、次則于古今興廢沿革禮樂兵農之故、一一淹貫、心知其事、庶不愧于讀書、若夫尋章摘句、一技一能所謂雕蟲之技、壯夫恥為者也、

与青來論趙寒山草篆、予之惡艸篆者、非惡寒山之艸篆、惡今

人之學寒山者耳若寒山者所謂从容于法度之中故能變化于規矩之外今人未嘗一日从事于玉筯執筆輙擬寒山所謂學邯鄲之步术有不失其故態也

人有不由楷法竟學章草者乎無有也篆籀何反不然耶

辛未夏諸商人聞江北旱蝗相繼爭糴米而東舳艫首尾相銜溯江而下漢江之間米價日增而江南依然如故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反貴為賤翻賤成貴甚矣白圭計然之術不可不講也

姜西溟有端研一方長五寸闊四寸式製古朴絕愛之予昔亦甚賞鑑近為顧華峰辭後使酒所碎雖以膠漆附會之非完璧矣西溟言及气備填塞匈臆也西溟又言舊有一研乃天然石子十倍于此乃為某人竊去貧士一佳硯亦不易蓄可惜哉

余前閱客座贅語、標云遯園居士撰、皆記金陵事、余意遯園必金陵前輩也、問之黃予卽、果出顧陵初手、陵初本姓張、尊公諱國輔、嘉靖中甲科、官太守、陵初名起元、戊戌會元鼎甲、有文名、故其書多可觀

南潯朱相公有大事記、大政記二書、舊已有版、莊氏因此以成明史賈禍者也、更有續大事記三卷、皆逆案以來事、南潯與蒲州交好、蒲州當國時、一一錄記、以成此書、更有列傳數千紙、皆未流布、南潯之孫與陶子師交好、已許借抄矣、明史又獲此秘本、不啻貧兒忽發窖藏也

顧景范家有書曰、三朝紀略、紀泰昌、天啟、崇禎也、未知出何人手、言記載甚詳、

予師言諸省志書多有紀其地之時事者、皆當採出、以備參考、今廣東通志後一卷、已經割出、余取而觀之、果皆諸書之所未載者、年來郡縣諸志、汗牛充棟、聚于東海、乃無一人能發此藏、徧為搜出、今已不及、可惜也

西溟言家藏寶晉齋帖二十卷甚佳、余向所見只十卷耳、他日過甬東當索觀之

黄子鴻有元豐九域志一部、乃毛斧季所藏善本、遠勝傳是樓者、

辛續修陝西統志、余閱以連昌宮故跡亦不辨也、查之通志西安府志皆不見、余意其或在東京、更檢河南統志亦不見、問之景范云在陝州、而方輿紀要不載、當必不謬耳

元朗言其尊人欲著春秋八考、一天文、二輿地、三職官、四世族、五禮、六樂、七兵、八刑、惟輿地世族已經成書、後世之沿革皆備、載春秋八孜、主意絕佳、若分類而求、尚不止此也

向予見楚辭聽直一書、能使靈均別開生面、每出一語、石破天驚、雖穿鑿附會不少、然皆能發人神智、閩人黃文煥所著也、予意必予邵族人、詢之果然、即玉贊之父、予邵之族兄也、前在淮陽、乃寓函牖通、予邵言文煥字維章、號坤五、名進士、明季流寓南都、鼎革後卒于浙中、所著之書、聽直而外、有陶詩析義、杜詩掣碧、批老莊史記等書、

黃漳浦之因于南都也、洪經略門人山東傳觀光、為江寧同知、字對揚、與坤五友、奉命監視漳浦、聞閩人之在江南者、觀光以

坤五對、漳浦索宣紙百幅草出閩入浙以來之詩文、以半寄坤五、半贈對揚、又畫巨松一幅、後人刻其原書于池州、復有彙刻之于浙江者、名大滌函書、又合倪鴻寶劉念臺陳臥子集為一部。

東山翁式金同一少年來會子師、問路同文、名煒詢之則路文貞之曾孫也、文貞名振飛、字見白、廣平曲周人、明季提督漕運于淮安、以光朝公奉太夫人避居吳、而南都已不守矣、遂卜居洞庭之東山、有家丁三百人、一方賴以保障、鄉人至今德之、山西思文即位于福州、召公為左都御史、丙戌三月、駕幸延平、公居守建寧、進太子太師武英殿大學士、八月仙霞關陷、上倉皇西幸、命公以文淵閣印視師安關、公趨赴延平、逆与乘輿相失

航海走廣州廣州復陷依國姓于厦門造隆武四年麻用文淵印頒行戊子六月永麻御極于端州手詔召公公力疾赴命三年己丑四月道卒于順德享年六十贈太傅謚文貞蔭一子中書舍人夫人王氏守太夫人喪于吳公之喪至自粵一慟嘔血踰月遂不起己亥十一月也合葬於東山法海塢中男三人長中書舍人澤溥字蘇生次中書舍人澤淳戊戌省墓卒次澤濃奉思文詔改名太平孫五人長玄齡後改玄鼎澤溥子也同文乃玄鼎之孫云

次盦言其昔年阻風江上蕭若土人趙茂先者同主其家其所居地屬鎮江府與焦山相值名大港鎮有山曰瞿半出江岸其始乃宋藝祖之後南渡後一人居此後成巨族今已二萬餘丁

矣。有總祠一人，族長八人，職之。舉族人之聰明正直者四人，為評事。復有職勻攝行杖之役者，亦八人。祠有祠長，房有房長。族人有訟，不鳴之官，而鳴之祠，評事議之，族長判之，行杖者決之。有干名教犯倫理者，縛而沈之江中，以呈官，無不厭衆心者。後有族人與他姓訐訟，族長請之于官，判決明允，官民皆服。後遂以為常。余嘗謂聖人之治天下，自宗法始，宗法不立，民事日煩，天下不可得而治也。余別有專書論其事，今聞趙氏之風，益自信其不謬矣。茂先之父魁梧奇偉，長七尺餘，日飲酒四五十斤以為常，家貲八千金，以飲盡。自言終身曾有二更不飲酒，以病故耳。鼎革之後，常泛巨舟往來海上，曾遭風飄至一島，闃無居人，見有石橋，壯麗瓌瑋，橋上置一銅鑑，徑可二三丈，復有一亭，

範銅為之。有人云名秉仙島橋乃秦始皇所築以望安期生者不知何據。當更考之。後又遇風飄泊既久時值昏黑吹入一港中。而帆檣數丈。隱隱有聲若與物相觸者。舟亦止而不行矣。迨明視之舟在山岸石洞中。檣之有聲者。石礙之也。其洞石下垂者五色陸離。玲瓏萬狀。水皆紺碧色奇花異卉徧滿山谷不可名目。後復往求之不復見矣。

金陵人林六　牛仲雲姪壻出示工也。其人多巧思。工琢玉。言製珠之法甚精。碾硨磲為珠形。置大蚌中。養之池內。久則成珠。但開蚌口法未得矣要耳。舊法用碎珠為末。以烏菱殼煎膏為丸納蚌腹中。久自成珠。此用車渠。較為勝之。

張東昇言有監城人韓震宇雷門自言昌黎之後。能作一夫二

尺大字、

鄭初言、余淡心所箸有汗青餘語、部帙甚廣、皆記明末黨局事

此書當極力求之

鄭初誦修齡自序文一聯云、喻糜易盡、終磨海島之頭、側理若窮、願爲彭城之背、上聯不審所出、晤修齡特問之、

武曾述閻撫張儀山義僕事、武曾向館于儀山、故知之甚詳、儀山有世僕李國華、待之厚、而朴素無異寒士家人、儀山有別業在紹興、使往守之、与鄉紳沈姓者同居、沈官得罪于鄉人、鄉人毀其居幷及李氏、遂復歸于閻、儀山罷官後、憐其忠、除其籍、使爲民、國華服役如故、及將入都、使先于浦城具舟楫、州縣官以其罷任、甚怠其事、國華倦曰、主人數萬之貲、皆爲它人賠累、待

人如此而獲此報天道焉在丑未出境人已蔑之余不忍見也
遂四日不食人勸之不應也一夜于鷁首旌竿自縊而死儀山
至浦城撫其尸慟哭而殮之予謂儀山之僕賢于翟公之客矣
既已脫籍為良民方有飛鳥出籠困鱗縱壑之樂乃能捨其生
以報主以愧天下之負恩者尤人情之所難也相与感嘆久之
伊任言童西爽嘗為予作畫冊二十八幅藏之久矣眈聞其凶
詞遐命裝裱之廣陵散于今絕矣遂出二冊以視予幅々精妙
絕倫惜尚無人題跋耳猶憶丁卯春予將北上西爽為予作畫
屏一幽予向苦圖本草者不得其真學者案圖而索茫如也因
謂先生曰予南歸取本草所載草木禽蟲請先生圖之裒為一
冊天下之偉觀止此矣西爽亦慨然許之余南歸而西爽死天

也、
猶憶亡友王寅旭嘗為予言天元曆理一書、嗤其妄、且曰曾見
有開方者自中心開至四面者予、此千古未有之奇也後予來
牲庵生上見之、其紕繆實甚、眞無知妄作也
大東先生松坪之祖深有得于西學、曾譯幾何體論、幾何用法
小測全義、三書、皆世所未有者、幾何原本有十二卷、徐玄扈所
譯者、只前六卷耳、綫則備矣、體未之及也原本推論其理、依用
全未之及、即幾何要法四卷、刻之于崇禎曆書者、只取有關于
曆者、大測二卷、割圓八綫之本也、若三角形銳角鈍角諸測法、
未之有也、余聞松坪有此三書、如獲異寶、松坪許予已三年矣、
當力索之、

与熊占論三禮頗有入微語其言曰出繼之子惟降弟兄姊妹之服以儀禮為証不當并降伯叔諸姑之服知家礼之非皆確當不易以所著譯書及諸經論出以示予予讀其論孟子洪汝溪排淮泗而注之江歎其能發古之所未發也

熊占又論今人稱庶祖母之非經有明文曰祖庶母置庶字于母上以別于祖母也若置庶字于祖上是別庶祖于祖矣天下安有所為庶祖者哉予聞而甚樂之為之解頤

而溪出晉唐小楷一冊視予則宋搨樂毅論破邪論也余見宋搨多矣破邪推此本為第一乃嘉定程孟陽所收藏者孟陽而溪皆有題跋

孟陽題樂毅論云平生見樂毅論二善本一為崑山張氏物其

一洼象武所藏、今在方季康家、後十三行洛神賦及東方像贊、
皆精妙、偶從都下購得此本、又兼黃庭曹娥、可以樂之忘老矣、
壬戌正月、偶庵老人書
孟陽題破邪論云、小楷帖、世所傳模刻已、其筋骨神彩、非真舊
本遂無由見、以故識真者愈少、若喜書中破邪論、似此搨乎生
未一二見也、偶菴老人書、
兩漢跋云、樂毅論是右軍書付官奴者、正是王氏家法、故舊推
楷書第一、余家藏、宋搨賓晉齋所刻最善、此本差可伯仲、永興
破邪論亦舊本、此二帖皆程孟陽所收、程不以書名、其風流故
足重也、
又云、右軍之書樂毅勁筆偏多而婉麗不乏、永興破邪、變為險

峭節多肉少此晉唐之分界也若不善學之便墮近來王雅宜一種惡道矣此臨池家所以貴于運腕運腕得法下筆自無枯枿之病隱人甲子清明弟二日又識

西溪出手卷二一明祝枝山離騷經墨跡一宋搨定武本蘭亭枝山離騷經純本章艸其結構轉換多得之孫過庭書譜西溪以為似藏真開余言深以為然自始至終二千餘言無一筆溢出規矩之外絕無平日狂怪怒張之態非此卷幾不識枝山本領矣

允明自跋小楷佳絕跋云東國紙此佳品其筆亦甚好予有而失之使用此寫不害尚可觀也而美難合縱中語亦世事人情丙戌佚老堂記六十七歲祝允明

王雅宜跋云山居雨雪長林風吼塞墐擁爐紙窗明映但聞竹樹淅瀝寒鳥悲哀茗筍時薦展枝山翁離騷經快讀數次真嘗太古以前人也壬辰仲冬廿又三日雅宜道人王寵識

又一跋云余向藏祝京兆書法二卷一用金粟牋書古詩十九首用筆模大令一為此卷其運用處少有不同要之皆本章艸識臨池之神品伯兄蘗舍傳賞之極謹台藏其一以誌同好已未孟冬前二日弟彥嶫敬誌

西溪跋云此書雖本章艸其結構之法多得之蕺真余所見枝山十九首真跡遠不如此脫盡蹊徑獨造天然明一代書法推枝山第一此帖又枝山第一也丑六月同署展玩終卷遂記之

其宗搨定武本蘭亭卷有高麗國庫收藏印前有唐蕭翼傳辨

才象書非子昂而印皆松雪結搆雖佳其衣摺皆用細筆勾畫絕非文敏筆意此卷本秦辛續先世家藏後有人以重價購求獻之成容若而此本石刻則藏而溟家而溟于成容若齋中見此卷言及容若遂舉以相贈辛續云松雪圖後尚有董宗伯跋一紙不知何故割去予曰此不難解割此真跡裝入他贋卷矣辛續亦跋一紙文甚長後跋亦多俱不及録矣

王子秀言昔聞濤子珏曾製一鏡能返照桅竿斗中烏雀歷歷可數凡物之在高在深非有蓋覆者皆可照見余思之不能驟通其故必于一處攝光返映如蜃樓之現于海氣中然但其製器之方尚大費思索耳

許激雲楓江人豪俠士能詩句与崔兎牀輩往還其人可知在

金陵与諸游俠同寓有相士密語激雲曰我覩諸少年皆當過鐵者也公胡久与處耶激雲不解所謂曰頭臨白刃非過鐵而何激雲懼而辭歸諸少年果皆朱光燦黨以此得免過鐵二字甚新奇其金陵詩數聯云螭門有店堪沽酒内殿無牆好種田又云耆老盡參新幕府野人還避舊宮門又云若向西山問遺老依稀只說舊吳宮又云南去婦輕鸞鳳佩北來人重虎貔皮又云自東亏刀看虎去却驚車馬戴鼯來似此數聯中原老成尚不易得也當覓其全帙讀之

顧昀滋深溪人与其弟恆修蕭嘉猷諱洪祁黄斐然武進章我仁吳斗文宜興謝彌臣蔣景文靖江朱式屏輩同究性命之學昀滋弼臣曾受學于宜興湯世調先生先生諱之珂讀高忠憲

遺書悟其微旨潛修三十餘年人無知者常州金廓明先生師事之廓明別号闇齋住靖江縣世謂先生去世昀滋輩遂以闇齋為師講東林之學以默認天理為宗旨主靜存養為工夫常結社靜坐宗夏于庚午中秋嘗就之問學稼躬亦与偕焉昀滋為之結七日之期教其默坐體認宗夏恍惚有得稼躬坐久成勞困之致疾自余南歸宗夏隨予南北奔馳曾無晷刻暇前之所得已成喜喪昀滋適日復于錫山建學舍一區約諸同志共修靜功余謂昀滋正人傑也當此時士之為學者名聞耳詞章而外不復有學乃昀滋獨能以身心性命之故闇然自修且能捐重貲築學舍以待同人誠斯世之祥麟威鳳也

委勝功有姪清初在李定國中營曾至緬國哇哇城余問以往事

及城中風土恨其人愚惰言之不甚了了地多番僧精舍滿貯梵書貝葉永明入緬晉落兵駐孟坑其地人居以板為之上大下小如桅竿之斗然

康甲夫有恙諸公子皆病痲疹從者亦莫能避湖南人多此症病痲忌食魚并家人皆不得食魚病者不得見魚若犯忌則他日必復病更忌誰誤食誰他日必發九次此理之不可解者

○福昭儀曹客交趾余問以其地之風土云安南与交趾今分二國安南王今交趾之壻也地產象以象為陣善火攻交趾為天下最然其人柔弱不堪用也又曰臺灣地向有大肚禮嘉二種番人鄭芝龍始開其地後紅毛國假于鄭氏以開市國姓以金門廈門逼近內地恐不能守遂復取臺灣以建國余今日始知

臺灣為芝龍所開當更政之于楊漁齋也
壬申夏紫庭失馬遣某處捕盜同知被盜予笑曰司馬失馬捕
盜被盜
偶同紫庭考青綠出處案本草有空青曾青綠青扁青石胆五
條予以法製煉之皆可成精銅幾能亂金也
空青楊梅青也別錄云生益州山谷及越嶲山有銅處銅精薰
則生空青其腹中空能化銅鐵鉛錫作金弘景曰越嶲屬益州
益州諸郡無復有恐久不採之故也今出銅官者色最鮮深出
始興者勿如涼州西平郡有空青山亦甚多恭曰出銅處兼有
諸青但空青為難得今出蔚州蘭州宣州梓州宣州者最好塊
段細時有復中空者蔚州蘭州者片塊大色極深無空腹者㪚

器曰銅之精華大者即空綠小者即空青也宗奭曰真宗嘗詔
取空青中有水者久而方得其楊梅青信州穴山而取、極難得
庚辛玉册云產上饒似鍾乳者佳大片含紫色有光彩、次出蜀
嚴道及代北山、生金坎中生生不已為青為　丹有如拳大及
卵形者中空有水如油治瞽立效出銅坑者亦佳又有楊梅青
石青皆是一體而氣有精粗造化指南曰曾空二青乃石綠之
得道者均謂之礦、李時珍曰、方家以藥塗銅物生青、刮下偽作
空青者終是銅青、非石綠之得道者也、劉繼莊曰、余昔在杭遇
一滿州老人、雙目皆矇藥不能立時奏効、有貨空青者、索價頗
高甚言其効、滿州人信之、酬以重價、將用之矣、始問之予、予曰、
此物生銅坑中、此銅精也、銅性能伐肝、有餘之症、自無不愈、今

今公年老而病俱盡法當用溫補之品若用此恐無益有損閒余言且信且疑乃破青取水先點右目効則遂用之一夜大痛無

目睛爆碎始悔不用予言而猶賴余獲全其左目也後用養肝滋陰之劑將及一載左目復明學者不可不知也余有一法曰假空青用古鏡一圓以硇沙砒石等分為末水調塗鏡背上如錢上以甆碗覆之埋入土中尺許必在人走路之下月餘取起則鏡蝕成一窩中包青綠水少許用之与空青無異何必重價購求石中之水哉余意此石以法製煉得銅必多然未之試也

曾青別錄曰生蜀中山谷及越巂普曰生蜀郡石山其山有銅處曾青出其陽青者銅之精弘景曰今銅官無曾青惟出始興

恭曰出蔚州者好鄂州者次之時珍曰但出銅處年古即生淋如黃連相綴又如蚯蚓屎方棱色深如波斯青黛層層而生打之如金聲者為真造化指南云曾青生銅礦中乃石綠之得道者劉繼莊曰此物予未之見蓋亦石青類也造化指南以此等為石綠之得道者其言怪誕殊可笑見之令人噴飯而時珍亦為此言何邪

綠青即石綠亦曰大綠別錄曰生山之陰穴中頌曰本經次空青條上云生益州山谷及越巂山有銅處此物當是生其山之陰今出韶州信州時珍曰石綠生銅坑中乃銅之祖氣也今人呼為大綠范成大桂海志云石綠銅之苗也出廣西右江有銅處生石中質如石者名石綠一種脆爛如碎土名泥綠品最

下劉繼莊曰石綠以法製煉每兩得銅五錢如金今丹家每以此誑人不知此即取膽法也

扁青即石青一曰大青別錄云生朱崖山谷武都朱提弘景曰朱提音殊匙在南海中普曰生蜀郡恭曰此即綠青也朱崖以南及林邑扶南舶上來者形塊如拳大武昌者片塊小而色更佳簡州梓州者形扁作片而色淺時珍曰蘇恭言即綠青非也今之石青是矣楚蜀諸處亦有之而今貨石青者有天青大青西夷回回青種種不同而回青尤貴本艸所載扁青曾青碧青白青皆其類耳劉繼莊曰真老坑佛頭青以法製煉每兩可得真赤金二三錢然真者不易得也

石膽即膽礬別錄云生秦州羌道山谷大石間或羌里句青山

恭曰此物出銅處有之出蒲州虞鄉縣東亭谷窟及薛集窟中

頌曰今惟信州鉛山縣有之生于銅坑中采得煎煉而成又有

自然生者尤為珍貴李時珍曰石胆出蒲州山穴中鴨嘴色者

為上出羌里者色少黑次之信州又次之沈括筆談載鉛山有

苦泉流為澗挹水熬之則成胆礬所熬之釜久亦化為銅也劉

綖旅曰胆礬以水銀製之成精銅與石綠中所分者無異若以

分石綠法分之亦得但甚少此理予尚未究其微也

愚謹案近余办理東沙礬業詢據礬戶云天下所用之礬莫不運

自福寧之砂埕一處運海口蓋砂埕山土以火煑之可成礬天地生成之利云今

見此書礬有化銅之法然則福寧一郡不僅產鐵且亦產銅處

矣所惜者不得采取善法以富斯民為可恨耳